

經
學
博
采
錄

經學博采錄卷六

南海桂文燦

馮展雲學士舉曠吾粵高要人也自少肄業學海堂道光
庚子以經藝見重主司中舉人甲辰會試次場尙書題爲
同律度量衡學士本鄭注陰律陽律立說餘藝亦經義紛
披迥異常卷房考某公驚異以示同校某編修編修曰此
必吾邑陳蘭甫孝廉卷最深經學者也亟宜薦之以冀獲
售某公從之竟得售學士殿試卷列前十名進呈得入翰
林連登上考督學山東卽以阮太傅之法選士淄川薛生
玉書儀甫處士風祚九世孫也傳處士天文算術之學並
知占驗特訪之延爲上客勸之應試以弟子員屈之又於
經學算學拔識掖縣王生世基南生成烈舉王生孝廉方

正南生優行貢生又於經學小學拔識安邱劉生翊長其弟恩長泰安朱生傳箕朱生蘭芳劉生恩長能默寫許氏說文宋生蘭芳深於小徐說文者也又以阮太傅之法課士於濟南立經古堂月必有課專課經史擬吾粵學海堂焉曲阜孔生憲庚憲毅賈生元潞靳生鳳杲皆堂中翹楚也咸豐壬子余以會試留寓都門其秋學士秩滿還朝適所居衡宇相望互相過從往返頻數無日不見見必討論經籍講求掌故時以國家多故論利害決得失甚或議武談兵果義之色見於眉宇比予出都而學士亦奉旨督學湖北已感聚散之無常冀暗紋之有日追維舊雨不勝離索之慨云學士之弟名譽驄字鐵華道光甲辰舉人官博羅縣教諭爲說文諧聲廣韻反切之學著有說文諧聲表

廣韻切語雙聲疊韻譜

國初以來特科得人最盛康熙己未開博學鴻詞科所舉如湯文正尙書施愚山侍講閔章朱竹垞檢討錫鬯毛大可檢討奇齡潘稼堂檢討耒吳志伊檢討任臣馮山公徵君景閻百詩徵君若璩皆德行文學之傳六十年至乾隆丙辰又開博學鴻詞科所舉如陳勾山通政兆崙杭大宗編修世駿齊次風侍郎召南胡稚威徵君天游亦僑林文苑之選又六十年至嘉慶己未雖未開特科然是科會試正總裁爲朱文正相國屬副總裁阮文達相國先盡閱二三場之卷而後閱首場四書文是科中式如王文簡尙書張皋文編修郝蘭皋戶部許周生兵部胡春喬司馬陳詩庭大令皆湛深經學之士論者比之康熙己未乾隆丙辰

馮嘉慶庚辰許給諫乃濟請開博學鴻詞科道光庚戌張
京卿錫庚又請開博學鴻詞科王侍御茂蔭又請分科取
士毋專尙時文試帖小楷以錮閉人才皆爲部駁不行賢
豪之出處固有其時俊傑之顯晦蓋開世運歟

江都焦里堂孝廉循江北大儒也阮文達嘗稱孝廉博聞
強記識力精卓於學無所不通著書數百卷尤邃於經於
經無所不治而於周易孟子專勤成書云可以知其所學
矣孝廉所著易通釋二十卷易圖略八卷易章句十二卷
孟子正義三十卷周易尙書補疏各二卷毛詩左氏春秋
傳補疏各五卷禮記補疏三卷論語補疏二卷文達並刊
入皇清經解此外尙有易餘籥錄二十卷易話二卷易廣
記三卷禹貢鄭注釋二卷毛詩地理釋四卷論語通釋一

卷羣經宮室圖二卷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十一卷陸璣
疏考證一卷錄當世通儒說尚書者四十一家爲書義叢
鈔四十卷都爲八十五卷皆治經者所不可缺也孝廉思
深悟銳尤深於天學算術嘗撰釋弧三卷釋輪二卷釋橢
一卷加減乘除釋八卷天元一釋二卷開方通釋一卷共
爲里堂學算記十七卷而孝廉之子廷琥所撰益古演段
開方補附焉又撰北湖小志六卷因分修揚州府志撰揚
州足徵錄一卷刊記六卷又編讀書手記爲里堂道聽錄
五十卷自訂雕菰樓集二十四卷詞三卷詩話一卷

南海爲堯典南交之地禹貢衡陽之域兩漢無以經術顯
者其傳漢儒經學晉時有廣州儒林從事黃氏穎嘗爲周
易注十卷著錄經典釋文

釋文云屯象君子以經論黃云
經論匡濟也以從禽也黃子用

反賁白馬翰如黃云馬舉頭高仰也賁於邱園黃本賁作世東帛彘彘黃云彘彘猥積貌剝牀以辨黃云牀簣也井灑不食黃云治也中孚豚魚吉豚黃作遜繫下傳作結黃繩而爲網罟黃本作爲網罟云取歌日罔取魚日罟

氏以來其傳微矣二千載而後能嗣其音者以文燦所聞

蓋自曾勉士學正始學正名釗南海九江堡人也爲諸生時卽以經明行脩聞阮文達公開學海堂學正首膺授經弟子之選道光乙酉以拔萃貢成均旋補合浦縣教諭調欽州學正所著有周易虞氏義箋詩毛鄭異同辨文集共若干卷或以經解經或援據精確不襲故說不尙新奇最爲世所推重云詩鄘風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傳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箋云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傳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異同辨云按春秋僖公

二年春王正月諸侯城楚邱衛徙居之時傳雖無文要在正月之後安得至小雪時乃營立宮廟乎鄭又以定中爲詠衛文得時按左氏莊二十九年傳水昏正而裁周語營室之中土功其始蓋以常制言之衛爲狄所滅倉卒遷徙城而封之皆諸侯之力而非自主若謂營室廟必俟土功之時非事理矣竊謂方中當作旦中爲夏時四月言者二章言降觀于桑三章言說于桑田則非小雪時甚明三統厯五月之節旦室三度中三統厯劉歆所撰距衛文六百七十八年恆星六十九年強半而移一度日躔於恆星亦六十九年強半而差一度則六百七八十年尙遲十日劉歆時五月節旦室中上推衛文則四月中旦室中矣月令季春蠶事畢而此四月以後猶有桑者月令蠶事乃后妃

親蠶之事其實民間猶未畢也幽七月云八月載績傳云
絲事畢而麻事興是其證傳云南視定者營楚邱宮廟時
定中於南故視以正南北非正南北必視定也中星改則
南視之星亦改矣正義乃謂經傳未有以定星正南北者
故上箋以定爲記時異於傳也用此申鄭難毛失之程春
海侍郎見而題之與試粵東欲舉學正以魁多士學正適
以居憂未與試比榜發侍郎大失望撤棘後侍郎訪學正
於家學正乃偕吳石華學博等數十人約侍郎爲白雲山
之遊於展重九日飲於蒲礪之雲泉山館侍郎爲學正序
所著周易虞氏義箋又繪蒲礪雅集圖並繫以詩有二我
友吳曾兩學博招我郭外尋秋山又云吳喜雄談會喜默
曾如香象吳青鸞又云粵東風高不可攀學希馬鄭文揚

班思深力厚取舍正盡采蓀蕙遺榛菅我求明珠向南海
離朱喫詬驚愚頑崑崙第一未卽得羊鬚首捋綠希慳皆
爲學正詠也道光二十有一年英吉利寇廣州城粵督高
平祁恭愨公虛懷下士共籌防勦專委學正以總辦團練
之役領衆七千布置完密遠夷卒不敢窺伺積勞得旨以
知縣選用加知州銜學正之辦團練也日費千金祁公扞
誠相待藩司不得駁詰積餉至三十餘萬適祁公薨於位
宗室耆英代之信知府沈棟輝之讒誣學正以不潔之詞
坐是落職後竟典裘以自給小人雖欲汗之豈可得耶
爓於學正爲同邑後學每有所問莫不元元本本應答如
流而於古書之得失古本之異同尤詳道之孔子云默而
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學正有焉今者學正雖不可復

作然泰山梁木之感每令人不能釋於懷云

長洲宋于庭大令翔鳳金壇段茂堂大令弟子也以舉人選授安徽旌德縣訓導出宰湖南新甯縣深於經學所著四書釋地辨證著錄皇清經解所著周易小識尙書小識讀禮小事記四書纂言小爾雅訓纂學案小識畿輔水利書洞簫樓詩共若干卷先後梓行其小爾雅訓纂自敘云嘗考七略有小爾雅篇蓋爾雅之流別經學之餘裔也說詩者毛氏說禮者鄭仲師氏馬季長氏往往合焉晉李軌作小爾雅畧解傳於唐世書並單行故隋唐諸志並著李軌解而不著撰小爾雅者名氏顏注漢書此亦蓋闕蓋是書出西京之初儒者相傳以求佔畢之正名輔奇觚之絕誼則其來已古矣迭更五季茲書遂佚晚晉之人偽造孔

叢書刺取以入於書宋人之寫館閣書者又就孔叢以錄
出之當代書目遂題爲孔鮒所撰而李軌之解不傳則唐
以前之元本不可復見今旣采自僞書定多竄亂根株粗
究涇渭易明若夫條分縷析舉此證彼兩漢諸儒門戶不
隔烏可不知其同異考斯雅訓乎今之爲康成學者恆謗
譏此書以爲不合鄭君同乎俗說然還按詩禮乃鄭君之
改易古文非小爾雅之僞違經義據其後以疑其前明者
之所不取也漢之經師咸有家法唯在小學義在博通今
就所傳揚子雲劉成國張稚讓諸家之作多資旁采尅獲
所宗比之墨守殆有殊涂至於此書則依循古文罕見凌
雜槩括以就源流合一故中壘之錄蘭臺之志入於孝經
一家而不從小學之例斯其足以貴寶者矣余少識故訓

畧求津逮見此書之傳獨遭厚誣趨庭黔中居多暇日疏
通證明遂未敢後爰閱編削二時之久五卷之說甫能草
規乃陳其指趣以爲敘云嘉慶十二年正月觀此亦可以
覘大令所學矣大令有弟子曰王芝原名佩蘭安徽旌德
縣人也道光壬辰科舉人咸豐癸丑科大挑二等選授安
徽青陽縣教諭秉性謙冲素履篤實咸豐壬子余因柳君
賓叔識諸京師適所居衡宇相望朝夕過從時或觴詠蕭
寺時或看花豐臺並轡同車互以經義相質難皆忘其爲
旅客也教諭專治毛詩所著毛詩肄數十卷博采羣說而
以己意折衷之侈侈隆富洵爲巨帙已安徽又有凌筱南
者亦博雅士也名煥鳳陽府定遠縣人道光癸丑科優貢
考取八旗官學教習中甲辰恩科舉人庚戌考取國子監

學正咸豐壬子

文燦

因芝原識之於京師互以經義相考

辨所著醴蘭經綴二卷精思妙義多發前人未發云

文燦

少時間閩中有陳侍御慶鏞者正色立朝批鱗直諫

及讀鎮江柳氏穀梁大義述序又知其深於經學道光庚

戌

文燦

以會試遊京師聞侍御有起用之旨咸豐壬子

文

燦再遊京師則侍御已補原官且奉命爲監試御史矣先

是何子貞先生以顧亭林處士嘗遊京師報國寺因約同

人建祠寺中五月二十八日爲顧君生辰聿修祀事

文燦

始識侍御於祠中自後往還頻數捧手有授維時粵西紅

巾賊起蹂躪吳楚每當花晨月夕非憤激而談國事則傾

蓋而論經義也侍御字頌南一字笙叔福建晉江縣人道

光十二年進士也林蕪溪嘗言侍御年十二歲時一日天

大雨其家下紫雨凡十三簷他簷無之至道光二十二年

侍御由戶部升御史其家又下紫雨凡十三簷侍御嘗有

詩以紀之洵異事也侍御居台垣不避權貴嘗劾海疆失

律諸帥得旨允行滿洲毓九觀察嵩齡

觀察乾隆丙午舉人曾任巡道後預

道光重年八十餘其子秋谷尙書慧成時亦出爲總督矣

冥盛典聞之來見比至門外長跪不起稱善侍御延之入觀察痛

斥失律諸帥辜恩負國語及當事怒髮衝冠後侍御鐫級

觀察爲之不食者累日尙書偕侍御勸之食始食曰吾爲

國事憂也其感人有如此者今上登極下詔求賢鉅公交

章保薦得旨召用再居諫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戶部因

軍餉不繼有捐銀五千兩作爲軍功舉人捐銀三百兩作

爲軍功生員一體鄉會試之例得旨允行侍御聞之爲之

不寢不食者累日後與滿洲花松岑歛縣王子槐兩侍郎
交章論駁復奉命允其所言事多類此侍御少傳閩縣陳
恭甫編修經學尤深於三家詩後又及阮文達之門經學
益遠文粹嘗聞諸侍御云今日而治三家詩必當如張皋
文之於虞氏易乃爲有補經學又謂爾雅多齊詩廣雅多
魯詩后倉傳齊詩禮傳自后倉鄭君注禮蓋用齊詩鄭君
箋詩多與毛異亦多與禮注異蓋用魯韓云所著有籀古
堂集八卷侍御又嘗曰昔長洲陳碩甫明經與爲余言杭
州金誠齋秀才鷗西湖訪經精舍士也嘗與明經同寓僧
舍本不相識時方秋試秀才日讀漢書聲達戶外明經訪
之不應突入室中見所陳多甲乙部書謂秀才曰試期伊
邇奚用是爲秀才曰吾輩讀書有素豈屑屑於時文試帖

詩者窮達有命苟不悟此奚試爲明經曰能如是乎是同志也所著書必多矣再三索觀之秀才曰察子言貌尙可讀吾所著書者及出所著求古錄示之明經爲正其是非辨其舛誤秀才欽服居無何各散去後秀才沒於京師明經曾覓其求古錄錄副上之阮文達文達謂當續入皇清經解侍御亦嘗錄求古錄之副藏於家其書說禮甚精近明經已爲之付梓云

近時江北經師有揚州二劉之目其一爲楚楨大令其一則孟瞻明經也大令重疏論語明經則重疏左傳亦可謂競爽也矣明經名文淇儀徵縣優貢生也考六朝疏家南北異學及乎隋氏會爲大宗若二劉之詩書春秋沈重之周禮毛詩皇熊之禮記沈文何之左傳皆能兼舉衆說疏

通證明其輔翼之功鉅已自唐孔穎達奉詔爲五經正義定名曰正必先有委棄前疏之心故其例必專守一家然後可進退衆義而不復更舉其人世知孔穎達與諸儒刪定舊疏非出一人之手永徽中就加增損書始布下又多非孔氏之舊至於勦襲舊疏之迹概謂難尋近人有以舜典武成呂刑疏中每稱大隋知是舊疏原文謂非唐人之語然僅此孤證於全書體例未嘗細爲區分孟瞻明經研究諸經正義見其上下割裂前後矛盾疑者久之後讀左傳疏反覆根尋乃知唐人所刪定者僅駁劉炫說百餘條餘皆光伯舊疏也文十三年傳其處者爲劉氏疏云討尋上下其文不類深疑此句或非本旨蓋以爲漢室初興捐棄古學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劉氏從秦從魏其

有跡生書
源本出劉累插注此詞將以求媚於世此疏未著何人之
說明經據襄二十四年傳在周爲唐杜氏疏云炫於處秦
爲劉謂非邱明之筆豕韋唐杜不信元凱之言以前疏爲
光伯語顯然可見又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頌疏云成功
者營造之功畢也天之所營在於命聖聖之所營在於任
賢賢之任賢在於養民民安而財豐衆和而事濟如是司
牧之功畢矣故皆於神明也劉炫又云干戈旣輯夷狄來
賓嘉瑞悉臻遠近咸服羣生遂其性萬物得其所卽功成
之驗也此疏似前爲唐人之說而詩關雎序頌者美盛德
之形容疏文義與此大同惟刪去劉炫又云四字明經謂
據詩疏知此疏皆光伯語據此疏知詩疏皆非沖遠之筆
云明經據此二端謂足見唐人勦襲之跡乃依孔氏序例

細爲析別共得一百九十五條釐爲左傳舊疏考正八卷
其餘易書詩禮記諸疏猶將次第考正冀六朝舊疏可還
舊觀云明經又著項羽都江都考據秦漢之際月表第三
格知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都江都阮文達公以爲此說
甚新異可喜因爲之跋言檢新揚州府志沿革建置門有
雙注云史記秦漢之際月表有項羽都彭城一本又云都
江都考諸書無羽都江都之事殆傳刻誤此蓋嘉慶間修
志者見無都江都之本而致疑也因檢文選樓舊藏元中
統刊本明明有都江都一事爲之大快云文達又云古人
如項羽者滅秦封漢氣蓋一世快意之事正在霸三都江
都之時而江都王者以項羽爲最先乃此事黯然不彰縣
縣欲絕幸賴明眼人於旁行斜上蠅頭細書之月表謹別

而得此霉爛蠹蝕五百餘年之故紙爲之確證古
本之可貴如此語見學經室再續集明經之子名毓松字
柏山亦優貢生傳其家學

陳卓人比部立江南句容縣人也道光甲午科舉人辛丑
科進士以庶吉士改刑部主事卓人爲江南大師凌曉樓
劉孟瞻兩明經入室弟子少聰穎成童時已斐然有著述
之志所著白虎通疏證十二卷句溪雜著二卷皆能根本
傳注而疏通證明之孟瞻明經序其書言公羊禮服之學
比部早得其傳遂乃博稽載籍凡有關於何鄭之學者手
自鈔錄推闡其意所著白虎通疏證十二卷實能條舉舊
聞絕無嚮壁虛造之說洵不誣也咸豐壬子 文燥 獲交比
部於京師謙遜和平而詞有體要出所著白虎通疏證手

稟相示事事詳審精密而絕無馳騁之辭蓋博極羣書而
矜慎出之者也自道光中葉以來朝士風氣專尙浮華臨
軒策士鉅典也讀卷者當觀其策文之詳略以驗其真學
真識而不當較論行款之修短合度楷字之墨色精工今
上登極之初上元張京卿錫庚奏請申明舊章奉旨允行
遺亦如故此外殿廷一切考試莫不以楷字之工拙爲去
取庠序化之競成風俗牢不可破文燦嘗謂凡此一切考
校當照鄉會之例概用謄錄則此弊立除而專憑字跡囑
託夤緣以求進用其風自息比部之論與鄙說合比部所
著次第刊行文燦嘗見其路寢孔碩辨曰詩閨宮卒章路
寢孔碩注疏皆以路寢爲人君之正寢愚竊以爲未然按
寢有二有人君朝後之寢在路朝後周禮宮人掌王之六

寢之脩注六寢路寢一小寢五是也有廟後之寢隸僕掌
五寢之埽除之事注五寢五廟之寢周天子七廟惟祫無
寢是也此詩上下皆美新廟之事無緣此句獨言及宮室
况朝後之寢爲人君出入燕居之所故莊公薨於路寢春
秋美其得正亦不必俟僖公脩復且居寢孔碩亦不足爲
僖公美則此路寢當爲廟後之寢爾雅釋宮云有東西廂
曰廟無曰寢又隸僕云大喪復於小寢大寢注小寢高祖
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路有大訓知路寢卽大寢也
當爲伯禽廟寢詩文多互文見義詠闕宮則凡文王周公
之特廟可知矣詠路寢則五廟之寢可知矣詠新廟則閔
公以上親廟及大祖廟可知矣又魯讀崔爲高說曰一切
經音義引鄭氏論語注魯讀崔爲高今從古是則魯論作

高古論作崔以左傳崔杼事證之則魯論信爲誤字然文子所至各國亦何至皆如崔子而文子亦何至輒擬人以弑君之賊則下兩言猶吾大夫崔子也似以魯論作高子爲長蓋殺君之逆法所必討高子爲齊當國世臣未聞聲罪致討以春秋貶趙盾律之宜與崔子同惡矣文子歷至諸邦蓋見其柄國者亦多孱弱庸徒故曰猶吾大夫高子耳論衡別通論云仕宦爲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史猶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正用魯論之意首句自當作崔子魯論作高子則涉下高子而誤鄭氏考齊魯古爲之注故以古論定魯論也但鄭注已佚下兩言高子未知鄭本若何耳考左傳襄六年高厚崔杼定其田十九年齊殺其大夫高厚二十九年齊高止出奔北燕注止厚子可見高氏之

不振矣其他考證精確多類此刑部又有主事曰壽昌字湘帆江甯駐防滿洲人道光三十年進士深於經學近治夏小正考證甚詳林薌谿云

徐彝舟檢討江南六合縣人名齋字亦才彝舟其號也道光乙未恩科舉人甲辰大挑二等乙巳恩科成進士官翰林王子之夏晤於京師邸舍言詞謙遜操履謹嚴洞達時務經術湛深可謂通人矣

文燦

嘗問檢討曰說文自序云

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而說文所載韓詩魯詩公羊春秋之類確有明徵者比比皆然何也檢討謂古人著書體例最寬非如後人之比故說文雖博采衆說其自序則如此誠確論也又嘗與

文燦

書云連日痛談鄙吝頓消欽服欽服昨接札示

詢弟拙著弟束髮後從先君子授經弱冠遊庠旋以計偕入都中間困於舉子業者十數年間有心得筆之書者自以生長童土聞見不廣未敢出而問世藏草槁於篋中惴惴然有燕石之懼拙著有周易舊注槁本三冊四書廣義槁本十二冊皆搜輯舊說有取無棄亦未敢以己見參之有類鈔胥無足觀也其以己意商挫折衷者有讀書雜釋槁本八冊微特淺陋不足問世又以弟拙於行草塗鴉不可辨識自官京師債臺兀坐匆匆無晷刻暇遂復棄置不理不殖將落自慚自懼而已近以天步維艱感念時事不能釋然於懷而可計諸臣有開礦開捐折漕票鹽諸議官私交困勢益不支而鄙意以今天下之貧其弊在於二百年利孔無不鑿而獨於穀帛自然之利未之講求以銀短

而復以銀救之如虛弱證服金石之藥枯竭血脉病且不
起因爲務本論三篇本欲呈之當事者故有謄寫本其第
三篇爲友人取去先將第一第二篇呈改又敝帚集文鈔
二卷乃在家授徒時門下士所鈔錄者並呈斧削又有勝
朝佚史編年一書已成二十卷緣體例未一且於全書未
及十分之二故亦未暇鈔寫弟弇鄙不學而愛士者欲自
隗始故敢布之足下焉觀此亦可知其梗概矣檢討尙有
手輯度支輯略十卷卷一總綱卷二分紀東三省直隸江
南等省卷三分紀浙江江西福建山東山西烏里雅蘇台
科布多等省卷四分紀河南陝西甘肅新疆湖北湖南等
省卷五分紀廣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等省卷六關權卷
七鹺政卷八漕運卷九錢法卷十茶課一出入巨細無

遺纖毫不誤官戶部者多茫然檢討官翰林乃能輯此亦難能而可貴已

徐君子遠瀨其先浙江人父繼釗占籍番禺充儒學生遂爲粵東人以佐幕爲業近之佐幕者大都趨於權勢工於諱飾明於利害昧於是非紀文達所謂救大不救小救舊不救新救官不救民救生不救死者殆有甚焉四方多故蓋由於此君習律令以自給而治經獨能不存門戶平心求是亦可謂難能之士矣君於諸經並有解說六書九數皆能通曉著有通介堂經說十二卷許氏說文箋疏三十卷九數比例十四卷又纂輯近時經師之說爲羣經辨志若干卷君熟於經訓兼通算學故考訂經書天文算術最爲精審如尙書堯典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

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傳云鳥南方朱鳥七宿春分之昏鳥星畢見火蒼龍之中星虛元武之中星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竝見正義曰馬融鄭元以爲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皆舉正中之星不爲一方盡見與孔異也王肅亦以星鳥之屬爲昏中之星君謂中星自指南北正綫中之一星此當以馬鄭王諸儒之說爲是僞孔傳誤也自注傳所以致誤者蓋以經言星鳥合七座之星乃得名朱鳥不知星宿之中不可以言星星故變文言鳥耳又馬鄭王但云正中之星而正義謂不爲一方盡見亦未分明星鳥星火之屬皆居七座中間當其在正綫中時前後各星固無不一方盡見者也然禮記正義又云月令仲夏昏亢中尙書云日永星火不同者鄭志答孫顯云星火非謂心星也卯之三十度總爲大火月令舉其

月初尙書總舉一月故不同也則鄭說亦自相違異蓋漢人不識歲差故未能瞭然今以算術推之自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上距唐堯元載甲辰凡四千二百有六年推得春

分初候酉初三刻六分八秒七星中夏至初候酉初三刻十分九秒心星中秋分初候酉初二刻八分十三秒虛星

中冬至初候酉初一刻九分五十秒昴星中竝在昏時自注

古人無歲差里差之術其二分二至日入與堯典合自注

時刻及瞭景十八度之限可勿煩細推自注

是而悟古人所以分二十八宿爲四分者以中星分之也

屬之四時者以歲首所見爲定也仲春之夜星宿居南方

之中角亢在東觜參在西虛危在地平下之北故以角亢

氏房心尾箕爲東方七宿命曰蒼龍斗牛女虛危室壁爲

北方七宿命曰玄武奎門艮畢觜參爲西方七宿命曰

大白虎井鬼柳星張翼軫爲南方七宿命曰朱雀也夏

小正正月初昏參中四月初昏南門正五月初昏大火中

七月初昏織女正東鄉十月初昏南門見夏時去堯不遠

故其象略同五月大火中卽日永星火也月令著在周秦之際恆星每歲東移約六七十年而差一度故其時仲春昏弧中仲夏昏亢中仲秋昏牽牛中仲冬昏東壁中與堯典夏小正不同孔冲遠不明推步其不能詳說宜也又如毛詩大東篇維南有箕維北有斗正義曰二十八宿連四方爲名者唯箕斗井壁四星而已壁者室之外院箕在南方則壁在室東故稱東壁鄭稱參旁有玉井則井星在參東故稱東井推此則箕斗竝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王氏懷祖曰經言維北有斗西柄之揭南斗之柄常向西而高於魁故云西柄又云揭揭高舉之名也若北斗之柄固不常指西卽指西亦不得云揭也且經先言南有箕後言北有斗明箕斗南北相連也君謂詩

中天漢織女牽牛皆舉一時所見而言不必斗柄常指西

乃言西柄也啟明長庚則兼昏旦而言故又曰有挾天畢

天畢亦旦見自注月令孟秋昏建星中旦畢中三統衛七

魁上與南箕同時並見故知天畢爲旦見不必皆相連也孔王二說皆未確朱

子集傳以斗爲北斗是也南斗在箕左上偏吾粵北極出

地二十三度舉頭卽見若山東濟南府北極出地三十六

度自注序云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

病焉春秋莊十年齊師滅譚杜注譚國在濟南平陵縣

西南案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東南七十里有譚城北斗愈高則南斗愈下豈得謂

南斗在北乎今夏秋之交時加戌亥箕在南方其時北斗

西移柄高於魁故曰西柄之揭耳又如周禮保氏九數鄭

司農云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贏不足旁要

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舊說重差卽劉徽海島算經之法

夕桀乃互棄之譌然海島祇測量一術互乘則散見於差
分均輪方程贏不足諸章既以旁要當句股而復出句股
與重差夕桀繼九數之後實有難明君謂重差卽西洋四
率之理而四率又卽古之異乘同除也測量之法立兩表
以求其前後相差之較而得其所測高深廣遠之度與四
率兩兩相比其法正同蓋一率與二率相差幾何則知三
率與四率相差幾何故謂之重差而四率以二三相乘一
率除之卽猶之異名相乘同名相除也自注說詳九數比例重差爲
數學鈐鍵凡有數相求皆可馭之其法通乎九章測量特
其一事耳至若數有參差或奇不受除則必先互乘以齊
其分而後比例以求之是互乘亦通乎九章而爲萬算之
樞紐也九章算術不外重差互乘漢時算家蓋有以此二

法總括九章又兼句股而自爲一書者故於九數之外別

而言之曰今有也其兼句股何也周髀曰圓出於方方出

於矩又曰折矩以爲句廣三股脩四徑隅五蓋句股者度

算之綱領凡求綫面體諸形皆本乎此自注三角形以中垂綫分爲兩句股

方求斜法積方積開方得斜與併句股積開方與重差得并同割圓亦用句股是句股之法無所不包

互乘相爲表裏者也句股即旁要也自注要者古今字三

兩旁故曰旁要句股爲直角旁要有銳角有鈍角而仍以句股爲用故其法同也九數之目列旁

要以旁要包句股也今日句股所以別於九數之目也此

於九數之外別自爲書故不嫌其複矣又如春秋左氏襄

三十年傳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且杜注周七月今五

月降婁中而天明正義日月令且危中者據夜有長短及

星度有廣狹是細計之數杜據大略而言故與月令不同

劉炫以月令之文而規杜氏非也君謂劉光伯規杜固謬
孔冲遠亦未知其故而漫爲之說耳竊嘗於道光二十九年己酉測算中星表夏至五月中辰初三刻一分二十秒降婁中今上推魯襄公十九年自生子蟠葬在是年凡二千四百有三年減歲差變時八刻十三分二十六秒得夏至五月中卯初二刻二分五十四秒降婁中元凱實不誤月令呂不韋所作距魯襄時三百餘年故仲夏且危中不得據彼爲證也此皆以天文算學說經者也

經學博采錄卷七

南海桂文燦

王棻友大令筠字貫山山東安邱人也道光辛巳舉人以
大挑補山西甯鄉縣知縣博涉經傳尤深說文之學著有
說文釋例二十卷釋例云者卽許書而釋其條例猶杜元
凱之於春秋也卷一曰六書統說曰指事卷二曰象形卷
三曰形聲曰亦聲曰省聲曰一全一省曰兩借曰以雙聲
字爲聲曰一字數音卷四曰形聲之失曰會意曰轉注卷
五曰假借曰芟飾曰籀文好重疊曰或體曰俗體卷六曰
同部重文卷七曰異部重文卷八曰分別文累增字曰疊
文同異曰體同音義異曰互從卷九曰展轉相從曰母從
子曰說文與經典互易字曰列文次第曰列文變例卷十

曰說解正例曰說解變例曰一日卷十一曰非字者不出於說解曰同意曰闕曰讀若直指曰讀若本義曰讀同曰讀若引經卷十二曰讀若引諺曰聲讀同字曰雙聲疊韻曰說文曰衍文卷十三曰誤字曰補篆卷十四曰刪篆曰逆篆曰改篆曰觀文曰糾徐曰鈔存自卷十五至卷二十並曰存疑其自指事至列文變例皆論篆籀其自說解正例至雙聲疊韻皆論說解自說文至末則皆臆說其存疑數卷則訂許氏之誤兼訂段氏玉裁之誤曰存疑者謙抑之詞也其例目失之繁多論說或有穿鑿不無遺憾然其精確之處有非他人所及者如解𠄎字云此字當據繹山碑作𠄎平看之乃全體象形後不兼顧前不兼顧左右不兼日月角嘗執小兒驗之𠄎上尖而左右及下皆圓故釋

山碑象其輪郭而爲○也其中則筋膜連綴之故象之以
又也又解巢字云巢在木之上故從木ㄩ則鳥形曰則巢
形三鳥者况其多耳且皆謂雛也蓋鳥惟家雀秋冬依人
屋宇其它率露宿至春將菀卵乃作巢雛能飛則率之以
去不歸巢矣故巢象羣鳥在上之形又解葦部再再二字
云此二字乃以葦字摺疊觀之以會其意卽如有布二尺
以杖當中荷之則一面祇見一尺以手當中提之亦一面
祇見一尺然人固知彼一面定有一尺也再所從之一卽
杖也再所從之爪卽手也而所從之再卽如布之舉其中
也且如非舉其中則無以成兩面也故再下云一舉而二
也再下云竝舉也苟不以葦字摺疊觀之則省去一半矣
何二之云何竝之云又論象形之字當分平看樹看云天

類之平看者○∩是也樹起看者了兩是也地類樹起看者山石是也平看者井田是也又有當放倒看者灑是也益鼎二字皆從三畫水者其形皆然人類多樹起看者人子大夫之類皆是也其平看者止足是也物類亦多樹起看者艸木竹虎鳥之類是也器械亦然其平看者牛羊瓜果是也然有別牛羊自脊觀之米盛於器瓜蔓於地也有放倒看者龜與舟車皆是也巫字上象艸下象底右象容舵之處𠄎以方者爲輿橫貫者爲軸植者爲輪自車後觀之則見兩輪如綫直也又論古文籀文云說文通例雖以篆文居先然每字之下籀文古文皆無者是自古不變者也弟有古文者則籀文變古文而小篆沿之者也弟有籀文者是籀文改古文而篆文反同古文者也其重文之說

曰篆文者則當時所用者古籀而篆文反不行者也惟隸
隸二字獨生變例蓋隸字籀文也當時所用故以冠首隸
字則古文篆文之所同故變其文曰從古文之體與革下
云象古文革之形弟下云從古文之象酉下云象古文酉
之形文法不同也又論笑字云說文闕笑字竊謂當作笑
漢書薛宣谷永傳皆作笑班氏多古文似爲可據蓋指事
兼會意諧聲字也八象眉目悅兒諺所謂眉開眼笑也天
者屈也笑時肩背氏印之象至八之所以譌爲竹者笑之
古文作囟玉篇作箇此其確證也又隸釋王政碑作咲玉
篇亦有咲字集韻以咲爲古文以笑爲咲之省竊謂咲乃
累增之俗字也然證知本字作笑矣又論第字云次第之
弟玉篇已作第知第字之來已久然弟下明云次第則說

文無第可知廣韻第下云說文本作弟韋束之次第也則唐本說文無第可知毛詩孔疏引說文第次也卽弟下說韋束之次第也但省其文耳又日字從竹弟非字不過分而爲二以明字體如此耳茂堂過聽乃增此文於竹部之末謬有甚于仲達者大令論說大都類此大令又嘗倣周易序卦例著說文句讀十六卷讀者便之山東又有陳主事山嶠者字雪堂益都人道光壬辰進士官刑部亦爲說文句讀之學取法王書定句益當輯成授兒孫皆能全部習誦一字無譌陳頌南給諫云


郎童子炳山東濰縣人也阮太傅督學時得其說經卷闢方程句股之理甚悉心契之檢冊僅十幾齡耳未幾沒於濟南家貧旅櫬頗爲傷心時焦里堂孝廉襄校幕中知其

事作哀詩以輓之其詞曰我惟子識子不我聞閔子之文
辨特於羣考子之年日曙時春聞子之死愴然不已子命
朝茵吾蹤雪鴻無端之合造此忡忡

許印林學博瀚山東日照人也由道光乙酉選拔貢生中
乙未舉人選兗州府滕縣教諭以親老不赴官家居養志
以孝聞博極羣書尤深於許氏說文曲阜桂未谷進士著
說文義證五十卷以博洽稱屢刻不成學博竟刻成之可
謂篤于桑梓矣學博與安邱王某友大令相善大令所著
說文釋例二十卷多采學博之說特錄之以覘梗概其說
曰口古蓋作○讀若圓員從口聲其證也唐韻讀羽非切
乃以圓字之音被之不知圍韋聲故羽非切口何由得此
聲乎凡圓圓員古蓋皆用此一字後乃益萃益多耳又曰

匚讀若方蓋卽方字其形方正亦可證圓之當作○又曰齒字象形而兼意與聲段氏以𠂔爲齒其餘爲口非也口字上爲上唇下爲下唇今上唇之上有二齒非情也此字當从口犯切之口口張齒乃見也中一乃上下齒中間之虛縫耳又曰恇下云從心匡匡亦聲匡爲筐之正文引伸爲匡正假借爲不正豈有怯意禮器眾不匡懼釋文匡本作恇瀚謂匡恇通皇惶詩四國是皇傳皇匡也讀詩記引齊詩作匡楚詞征夫皇皇其孰依兮注皇皇惶遽貌廣雅釋訓惶惶劇也記之匡懼猶言惶恐耳非匡字本義又曰吏下云治人者也从一从史小徐以一爲心非也所以从一者謂其在上也一爲數始餘數皆處其下吏位在上故从一亦猶古文帝示之一矣何必論心乎說文釋例有

異部重文一類王大令謂說文重文不必類聚亦有散見各部者又有同部不言重文而實爲重文者共四百四十三字學博謂此誠爲不刊之論自有說文以來未有能見及此者然觸類推之似尙不無遺漏如走部趨行輕兒一曰趨舉足也足部躡舉足行高也是趨躡同字也卽走部善緣木走之趨亦讀如躡亦未必非同字孫音之不同非許所知也走部越度也辵部邁踰也是越邁同字也辵部逾邁也足部踰越也是踰踰亦同字也走部趨狂走也疒部疒狂走也喬尤聲近同部是趨疒同字也卽心部訓恐之忱亦未必非同字也疒部痛病也心部惘痛也一曰呻吟也病痛呻吟義皆相因馬部駭驚也心部核苦也馬部騷擾也心部搔也驚之與苦擾之與動義亦皆相因似

痛恫駭核騷怪皆同字也手部摩研也石部研礪也礪石
塏也而礪卽次研字下是摩礪同字也黽部鼃水蟲似蜥
易魚部鱓魚名皮可爲鼓而馬部驛字解云一曰青驪白
鱓文如鼃魚詩鼃鼓作鼃夏小正剝鱓尙書大傳江鱓皆
爲鱓是鼃鱓同字也蟲部蟠鼠婦也鼠部鼯鼠也或曰鼠
婦是蟠鼯一義不同字一義同字也首部髻截也或作刺
斤部斷截也古文作截義旣同而髻之或體從專斷
之古文從自自爲重之古文專本從重是髻斷一字也至
同部不言重而實重者如聿之與筆頷之與顛亦多有之
茲就所憶及者聊疏一二不能盡也凡此諸說皆發人所
未發者也

德清許周生兵部宗彥嘉慶四年進士改官主事少穎異

讀書目數行下稍長博通墳典經史而外如小學算術醫
方枕夾靡不涉獵尤深古文本於宋之南豐明之遵嚴理
實而氣空學充而詞遠嘗從父宦遊徧歷滇黔東粵山水
之勝故詩詞亦多超越所著鑑止水齋集已刻入皇清經
解書堯典今爲舜典食哉惟時兵部謂篇中惟時懋哉惟時亮
天工兩惟時皆屬下讀不應此獨屬上讀史記述此節乃
論帝堯之德當以欽哉發端食字當是欽字之誤篆體金
字與食字相近欽字蝕其中存其半遂訛作食耳兵部此
說余聞之侯官林薌溪而薌溪聞之陳恭甫編修者也

侯官林薌溪孝廉昌彝字惠常少得母吳太孺人之教博
涉載籍貫通羣經長從陳恭甫編修遊專精三禮之學道
光甲午副榜己亥舉人出道州何子貞師之門七赴公車

於學益進子貞師嘗謂孝廉之學從三禮辨途知奧乃以貫通諸經近日說經之士治禮者無如孝廉之精且博其爲所推重如此所著有三禮通釋二百餘卷小石渠閣經說溫經日記說文二徐本辨譌若干卷六朝禮說萃編八卷荀卿子禮釋伏生書傳三代佚禮考陳氏禮書考譌段氏說文注刊譌各四卷衛氏禮記集說補義春秋地理考辨各六卷聖學傳心錄士林金鑑錄各二卷三禮通釋體例依陳氏禮書而精博過之以班孟堅白虎通擇採諸家皆沒其姓氏致失漢代繼承之旨故此書採擇賅博備列姓氏始以己意折衷之咸豐癸丑繕寫進呈奉旨賞加國子監博士銜六朝禮說萃編謂六朝人最善說禮南學北學遺說甚多而孔疏祇采熊安生崔靈恩皇侃諸家遺漏

實甚故於孔疏之外凡通典太平御覽北堂書鈔唐類函諸書搜羅佚說以成一書每條之下詳加條辨聖學傳心錄以朱子門人陳北溪仁義禮智信字義爲本復采張蒿菴大學說中庸說戴東原說善程易疇通藝錄凌仲子復禮論阮文達性命古訓焦里堂彤菴樓集諸家之說以成一書蓋言心性而不尙空疏者也孝廉又留心時務每談時事卽激昂慷慨幾欲拔劍起舞著有平逆志四卷及平夷十六策溫伊初孝廉以爲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云亦工詩嘗輯射鷹樓詩話二十四卷壬子之夏余留寓都門與孝廉往還甚密獲聞論說如流如注不能罄盡蓋精力過人而又篤學不倦也嘗以其經說示予今酌錄之說文易字下引祕書說曰日月爲易象陰陽也段茂堂注謂

上从日象陽下从月象陰緯書說字多言形而非其義此
雖近理要非六書之本然下體亦非月也孝廉云說文所
引祕書說乃參同契坎離二用章文也陸德明經典釋文
引虞翻注參同契云字从日下月段氏謂日月爲易非六
書之本不知參同契所云日月爲易剛柔相當者乃言日
月交會之象耳而非論六書之體也夫在天成象者惟日
月爲最著故繫詞傳曰易者象也又曰懸象著明莫大乎
日月參同契之說本此段氏特未考其義耳又詩衛風氓
漸車帷裳傳云帷裳婦人之車也箋云車容也孔疏云以
帷幃車之旁以爲容飾如裳其上有蓋蓋有衣四旁垂而
下謂之褱孝廉云孔說是也帷裳凡婦人車皆有之說者
乃以士昏禮有褱之褱及褱記云其轄有褱卽爲帷裳非

也士昏禮有祧至于門外鄭注祧車裳幃周禮謂之容車
鄭司農周禮注云容謂幃車山東謂之裳幃襍記其轄有
祧緇布裳幃鄭注謂祧爲鼈甲邊緣裳幃圍棺者是祧與
裳幃明非一物士昏禮以有祧爲攝盛則祧非凡婦人之
車所有此與衛風之帷裳爲凡婦人所有迥別不得謂祧
卽帷裳也旣夕記注云祧于蓋弓垂之此可證容與蓋相
配容爲在上之幃非在旁之裳幃則山東人謂幃爲裳幃
者亦非也且帷裳惟婦人得有之祧則丈夫用之大夫立
乘有蓋無帷裳是帷裳決不可混而爲祧說文在旁曰帷
段氏亦混祧爲帷裳非是又禮記曲禮獻米者操量鼓左
氏昭二十九年傳云晉趙鞅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
鄭君服虔並以鼓爲量名孝廉云考小爾雅石四謂之鼓

王肅亦云三十斤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蓋用
四百八十筋鐵爲之又漢律厯志云石四萬六千八十銖
鼓十八萬四千三百二十銖據此則鼓不與五量類乃與
五權類也與五權類則鼓者稱也非量也曲禮曰獻米者
操量鼓蓋以五量與五權對舉量爲龠合斗升之最大鼓
爲銖兩斤鈞之最重故可操也曲禮所云乃舉其最重大
者以概其餘也又爾雅釋詁兼長也郭注曰兼所未詳孝
廉云文選登樓賦注引韓詩云江之濛矣薛君章句云濛
長也則韓詩明不作兼矣郭氏爾雅他注多引魯詩則郭
氏已見魯詩是魯詩亦不作兼矣說文永長也引詩曰江
之兼矣許氏引詩多本三家則作兼者決爲齊詩無疑郭
注謂兼所未詳是未見齊詩也據此則隋志謂齊詩亡於

魏代確有可信者孝廉說經多類此孝廉之子名慶焯字
焯如傳其家學所著有五經述問二十卷續易漢學一卷
周易集解偶箋四卷陳恭甫編修說文引經疏證二卷說
文字辨十五卷

侯官王偉甫孝廉廷俊道光甲辰科舉人說經心思精密
所著有翡翠巢經說四卷詩鄭風大叔于田箋云宵田也
姜氏炳璋詩廣義以箋說爲非孝廉云爾雅宵田爲燎火
田爲狩郭注宵田卽今夜獵載爐照也火田放火燒草宵
田與火田有別大叔于田火烈具舉孔疏亦云此爲宵田
故持火照之是漢唐經師皆同此說也此章明是宵田與
上章叔于狩各異狩火田也火田當如賈疏所云漢之俗
在上放火於下張羅承之以取禽獸若馳騁田獵如大陸

之田非所宜也論語哀公問社于宰我宰我分別夏后氏
殷人周人言之皇侃義疏云夏后稱氏殷周稱人者白虎
通曰夏以揖讓受禪爲君故褒之稱后后君也又重其世
故氏係之也殷周以干戈取天下故貶稱人也白虎通又
云夏得禪授是君與之故稱后也殷周從人民之心而伐
取之是由人得之故曰人也孝廉云依白虎通前說稱氏
爲褒稱人爲貶以春秋之義定三王理有未合五帝以前
皆稱氏黃帝有熊氏堯伊耆氏舜有虞氏而夏亦稱氏者
以系出於顓頊也王亦稱氏卽白虎通所云重其世故氏
係之是也若殷爲契之後周爲棄之後稱以爲人則從其
世代之近而言者又何嘗有貶之之詞周官內司服掌王
后之六服禕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鄭注謂闕翟刻

而不畫詩碩人其之翟也毛傳謂闕翟羽飾衣孝廉云狄者染夏之總名染人職云狄染夏鄭注云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狄爲飾禹貢曰羽雉夏狄是其總名其類有翬有搖其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染者擬以爲淺深之度是以取名焉則知揄狄闕狄皆以狄名非刻畫翟雉乃染夏而成服色也爾雅鹿絕有力麀麀說文作麗又爾雅麀絕有力豨邵氏正義云豨麀音同凡鹿麀子絕有力者通得名豨孝廉云爾雅言麀之絕有力者名豨非謂鹿麀子也幽風七月篇云言私其豨獻豨于公毛傳云一歲曰豨齊風傳云三歲曰豨大司馬云大獸公之小獸私之以一歲之豨爲小獸則豨爲大獸邵氏謂爲鹿麀子絕有力者通得名豨誤矣凡麀之絕有力者名豨邵氏誤以爾

雅其子之文連讀故也不知爾雅釋獸言麇絕有力者爲
豨統指麇而言非言其子如曰其子則麇之小者何以謂
之絕有力哉孝廉說經多類此亦工詞賦云

劉楚楨進士寶楠江蘇寶應人端臨訓導猶子也少從訓
導遊傳其經學進士之父名履恂字雲陔以舉人官國子
監典簿著有秋槎雜記刻入皇清經解進士之兄名寶樹
字鶴汀以舉人官安徽五河縣教諭亦深經學著有娛景
堂集久已刊行進士博涉羣籍著書等身克承家學道光
庚子會試題爲如切如磋者道學也進士本爾雅毛傳治
骨曰切治象曰磋立論獲雋授知縣歷宰直隸元氏三河
等縣可謂膺稽古之榮矣所著有論語正義釋穀愈愚錄
漢石例念樓詩文集若干卷論語正義者於皇邢兩疏之

外博采諸儒之說別撰義疏雖未寫定而長編已備釋穀體例與程易疇九穀考相近而精博過之愈愚錄則猶日知錄養新錄也漢石例久已刊行又嘗編輯寶應文徵百數十卷寫定藏于家咸豐壬子余寓都門時進士適任三河三河在京東百里而遙乃介其友定遠凌孝廉煥郵寄愈愚錄定本相示解說皆發前人所未發如釋書洛誥我二人共貞云此承上卜休恆吉言貞正也謂正之於卜也乃二公獻卜之詞周禮小宗伯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注鄭司農云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封又天府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媿惡注問事之正曰貞謂問于龜鄭司農云師貞丈人吉問于丈人國語曰貞于陽卜又大卜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眠高作龜注鄭司農云貞問也國有

大疑問于著龜元謂貞之爲問易曰師貞丈人吉左哀十七年傳衛侯貞卜皆以貞爲正也馬融書注貞當也孔疏以我二人爲成王與周公言公示予卜吉之美我二人其當之其說皆未得又釋詩齊侯之子云逸周書諡法解執心克莊曰齊資輔共就曰齊按春秋魯威公妃姜氏諡齊姜襄公妃歸氏諡齊歸史記高祖功臣表貫齊侯呂海陽齊信侯搖毋餘柳丘齊侯戎賜宣曲齊侯丁義絳陽齊侯華毋害陽河齊哀侯朝陽齊侯華寄深澤齊侯趙將夜戚齊侯班惠景間侯年表梧齊侯陽成延平定齊侯市人皆諡齊也詩何彼穠矣平王齊侯對言皆以美諡爲徽稱如寧王康侯烈祖文考之例又釋禮運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鄭注用水謂漁人以時漁爲梁春獻鼈蜃秋獻龜魚也

按春獻鼈蜃秋獻龜魚卽是飲食必時不得指爲用水之證今考管子禁藏篇當春三月荻室煖造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按荻室爲易火計煖造爲易水計輕重已偏冬盡而春始教民樵室鑽燧燧竈泄井所以壽民也樵室卽荻室所以易火燧竈所以易水造卽竈字見周禮大祝註煖乃燧形近之譌易水無爲用煖刻本誤也古人易時則改水故東坡詩云石泉槐火一時新據時俗以清明淘井則宋時猶有行之者改水改火故爲用水火必時鄭注解用火不誤而用水則以漁人入澤梁當之非也又釋左傳使走問諸朝云左襄三十年傳使走問諸朝釋文走疾速之意也一日走使之人也服虔王肅本作吏案釋文後說是也終老自稱其年因使人問諸朝無取於疾

通雅
卷之三

遠之意古人稱臣僕爲走故自稱亦用之詩曰予曰有奔
走周室和鐘銘云走作朕皇祖文考寶和鐘走其萬年子
子孫孫永寶用享後漢蘇竟傳注走謂馳走之人謙稱也
文選東京賦走雖不敏薛綜注走公子自言使走之人如
今言僕矣又詣蔣公奏記注引漢書應劭注走僕也小爾
雅走我也太史公書有牛馬走之稱古者牛馬皆以駕車
人在車前導引則謂之走淮南道應訓越王勾踐親執戈
爲吳兵先馬走是也進士說經多類此癸丑夏五之望余
束裝將南歸矣進士以引見來京晤于邸舍容貌敦篤言
詞謙遜洵不愧君子儒已維時賊陷揚州慮余道梗不歸
約主其家以觀時變患難相助永矢弗諼也

寶應劉叔俛上舍恭冕楚楨進士次子也少傳家學年未

及壯博涉羣書貫弗經史可謂首出之士矣咸豐壬子之
夏介陵筱南孝廉訪余于京邸容貌溫雅言詞簡約討論
經義如注如流出所著傳經堂文鈔相示語多精確今酌
錄之以規梗概其舊井無禽解云井初六井泥不食舊井
無禽舊井湮廢之井禽者水族蓋卽魚也易林遯之井云
老河空虛舊井无魚義本此魚爲禽者魯語水虞登川禽
韋昭注鼈蟹之屬高誘注呂覽本味云川禽魚鼈之屬春
官鼈人春獻鼈蟹秋獻龜魚曲禮記水潦降不獻魚鼈鼈
蜃龜魚爾雅俱列釋魚篇是皆川禽之屬也則皆魚可爲
禽之證也舊注以禽爲獸不知獸非井中所有也干寶曰
舊井亦皆清潔無水禽之穢干解禽字是也其云舊井亦
皆清潔則井有泉矣與上句井泥不食義背其云無水禽

之穢與象傳時舍義背舍者棄也言爲時所棄也若言无穢則不得爲時所棄矣干說失之然以禽爲水禽則未爲失也王氏伯申又謂水族無名禽者當讀井爲阱與井泥不食之井不同井泥不食一義也舊井无禽亦一義也見經義述聞按卦義作井不得讀爲阱舊井无禽承上井泥不食不得各爲一義亦以陰居下故无禽九二以剛處中故井谷射鮒朱子本義說鮒者魚名與舊井无禽句相反而正相應其人莫知其子惡解云舊說以惡爲善惡是也予謂主貌惡說於諺語尤近呂氏春秋去尤篇魯有惡者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隣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惡尤乎愛也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惡矣與大學好而知其惡惡而知

其美同意高誘注訓惡爲醜左襄二十六年傳宋平公生
佐惡而媿太子痤美而狠昭二十八年傳醜蔑惡又昔賈
大夫惡孟子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莊子德
充符衛有惡人馮曰哀駘它釋文惡貌醜也呂氏春秋遇
合篇陳有惡人馮曰敦洽讎糜列子黃帝篇逆旅人有妾
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字並謂貌醜其毛六牲解云
周禮小宗伯職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於五官使供奉
之鄭注毛擇毛也賈疏皆有毛色若宗廟用駢之等按疏
誤毛卽頊字假借說文頊釋也从頁毛聲玉篇引詩左右
頊之今詩作芼毛傳云擇也亦係假借呂覽仲秋紀命宰
祝巡行犧牲視全具察芻豢瞻肥瘠察物色高注視其全
具者恐其毀傷案其芻豢之薄厚物毛也據此則毛六牲

者視全具案芻豢贍肥瘠也此正巡行之謂巡行與毛擇義同至辨其名物方指毛色呂覽所謂察物色也雞人職辨其物注物謂毛色是也如疏說以毛牲爲辨物之毛色而下句又言毛色則文誼重複爲不詞矣又案牧人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注毛之取純毛也案毛亦卽頊本句明言各以其方之色不得更以毛爲純毛其與劉伯山書云昨得覆札知近候佳勝爲慰弟近每得一疑深苦識人不多無從質難今略爲足下陳之唐風生于道周釋文韓詩周右也案韓詩是也道左道右相對成文周右轉相訓秦風道阻且右鄭箋云言其紆迴也云紆迴則亦作周解矣毛於唐傳曲也於秦傳出其右也兩失之思齊以御于家邦毛傳御迎也御于家邦甚爲不解案六月詩云以

御諸友傳御進也蔡邕獨斷御者進也字通作許詩昭茲
來許傳許進也此句承上昭哉嗣服言之茲哉古通用劉
昭注續漢書祭祀志引謝沈書作昭哉來御來御來許猶
言後進也毛傳以進訓許字所謂通其借義也然則以御
于家邦亦當訓爲進無異詞矣孟子引此詩而釋之云言
舉此心加諸彼而已義更顯然弟所校尙書大傳尙未錄
出近又誤毛傳釋例路遠無從寄政率復卽候著安不備
叔俛又與揚州薛介伯秀才相善秀才名子壽治毛詩嘗
病段茂堂之增改毛傳專著一書重校之

成君芙卿寶應人也所居左圖右史丹黃羅列於學無所
不窺而尤肆力於鄭氏周官班氏地理同里劉楚楨日照
許印林曲阜孔宥函山陽丁儉卿儀徵劉孟瞻諸君並重

之家居聚徒講學其留心實學弟子爲張君薛園薛園初校說文論列段氏刪改之非既又治毛詩獨會通傳箋以下諸家之說所著有毛詩鄭讀考一卷引仲鄭說疏通證明其於義之未可通者間有駁難不爲牽就之詞可謂善學鄭氏者矣張君與同里劉君叔俛同治毛詩考覈異同研求古義最相友善張君早沒毛詩鄭讀考遺稿藏成君家叔俛嘗爲之序云

陽湖莊寶琛進士述祖究心小學精於古籀嘗以許氏說文於古籀多所缺誤援據鐘鼎古文以正之著古文甲乙篇偏旁條例一卷此書自來以寫本流傳余從陳頌南侍御借讀之書中有云自漢以來皆以小篆爲古籀小篆之偏旁於古篆不合者多矣是篇推衍始一終亥部分循其

條理以易舊弟又據鐘鼎之流傳於今者析其偏旁以爲古籀安得而不異乎嗚呼小篆之去古籀遠矣而今日之爲古籀其視小篆之去古籀又遠焉或得或失後世自有能辨之者又云毛公最明古文假借詩假哉天命漢書楚元王傳以爲大哉天命此今文魯詩說也毛詩傳曰假固也假固故古文本一字漢時猶相通借固猶久也小爾雅固久也亦固故相通之註久矣天命有商之孫子謂商受天命已久故其子孫眾多下文曰上帝既命謂周既受天命商之孫子皆服事於周故下文又曰天命靡常上言固哉下言靡常固亦常也此禮求毋固註周語固有之乎此亦故固相通之註也陳天命以反覆告誠之詞也毛義爲長箋訓固爲堅迂回難通此習聞三家說又欲附會傳義而不明古文假借之失也又云商頌曰景

員維河又曰幅隕既長毛傳皆訓均按員均爲同均轉注
幅員猶言廣輪周官大司徒廣輪之數鄭注輪從也疏馬
融云東西爲廣南北爲輪王制南北兩近一遙東西兩遙
一近是南北長東西短謂知此數也幅旣爲廣則隕亦爲
從鼎之有鼎猶車之有輪也幅員有數故許氏解爲物數
又王制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
山皆以河爲遠近以詩言景員維河證之則東西南北爲
幅而橫貫其中者爲員廣輪或亦然也元烏音義員毛音
圓均也鄭音云長發音義隕音圓毛均也鄭周也徐子貧
反又云說文囟在牆曰牖在屋曰囟象形窗或从宀囟古
文按說文古文囟是古牖字从囟省由省聲由古文繇省
說文囟字解云窗牖麗廡闔明象形故窗牖皆从囟說文

片部云牖穿壁以木爲交窗也从片戶甫譚長以爲甫上

日也非戶也牖所以見日牖古文作困經典通借誘

易坎傳文

牖陸本作誘詩板牖民

孔易韓詩外傳作誘又毛詩天之牖民傳牖道也說文

逕行逕徑也是牖誘逕逕聲義互相轉注牖室所由內日光也故从由从岡又云按鐘鼎參从壘省从式式古文三毛詩曰三星在天傳曰三星參也故从三三亦聲篆从參傳寫之譌也此皆有關經義者也

錢獻之州倅坊一字十蘭江蘇嘉定縣人辛楣詹事猶子也少孤貧於世事無所通曉獨好讀古書乾隆中士習樸陋率誦四子書本經各一部時文數百首以資弋獲其全讀左氏傳禮記者父兄凱以爲務外廢正業同輩亦相率嘲笑州倅年十二已無力就傳閉戶讀書十三年三禮左

氏春秋毛詩史記漢書說文通典及馬鄭孔賈經注皆能
錯綜其義年二十五乃娶三日卽徹夜讀書如故素未習
宋人經說始就小試以漢說說之有司至不能句讀黜之
至再乃補附學生貧無以自存乃入都就詹事時都中尙
爲詩歌而州倅不能韻語詹事以其通說文乃命習篆時
都中能作篆者唯翁學士方綱遂購李陽冰城隍廟碑畫
夜習之三日不能成字後夢少溫來指授作篆詹事見之
大驚翁學士聞之卽來索書歎絕以爲神授自是名藉甚
試官多物色其卷輒失之以副榜貢生就職直隸州判從
陝西巡撫畢沅遊遂官於陝二十餘年歷署文山縣乾州
華州事嘉慶二年教匪分擾川楚陝豫而華州爲陝西入
河南要道州倅適攝州事率眾乘城力遏其衝城無弓矢

君仿古爲合竹強弓厚背紙爲翎二人共發之達百五十步又以意爲發石之法石重十斤達三百步一發輒斃數賊前後接戰四次守城者八月未嘗敗勦督師以功上部前後得軍功加五級賊勢漸衰而州倅以積勞偏廢引疾歸囊橐蕭然作篆自給所著有漢書地理志斟詮許氏說文解字斟詮車制考詩音表淮南子天文訓補注共若干卷皆能折衷眾說歸於一是並行於世州倅在陝多得古人金石其文字尤瑰異者繪而板之爲圖說若干卷近世士人爭爲經學小學金石學大抵疏剔字句小節不能旁通其大義又皆矜己屈人莫適於用惟州倅以書生薄宦安則撫民危則拒敵迹其本末可謂不愧古人矣所著尙有補史記注百二十卷十六國地理志及詩文集稿本並

藏嘉定宣承奎家承奎道光甲午舉人州倅之外孫也余
又聞王秀才宗棟曰州倅嘗自爲墓銘及行述以嘉慶十
一年十一月某日卒於吳寓年六十有六云

張童子名楚生和州烏江人也其祖年七十餘禱於霸王
廟而生童子故名幼聰慧六歲就外傳日記數十百字同
硯席有讀爾雅者童子亦請於師讀之遂通古訓童子嘗
謂論語君子不重章是夫子教君子之道非爲爲學者言
也不重不威卽所謂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也固陋也唯
學可以變陋哀公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是此固字注
脚君人者有威有學則恐其尙詐任譎故以忠信爲主然
必求勝己者爲輔佐友不如己卽孟子所謂好臣其所教
也若云爲學擇友則恐人將拒我矣雖然內有主外有輔

猶不能無過必無憚改而君德乃全書頌湯德曰改過不
吝者此也又云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是宣王出遊途中
遇孟子而見之故曰於崇吾得見王而通章皆言遊觀之
事也非其鬼而祭之鬼謂人鬼古惟祭其先日事鬼祭非
鬼卽禮記所謂與爲人後者也又言大畜剛健篤實輝光
日新當斷句其德連下文爲句旣叶韻又與全經筆法相
稱若如今讀作日新其德是宋朝人語矣又言史記項羽
本紀贊先云羽背闕懷楚故逐義帝而自立怨諸侯畔已
難已末云乃引天亡我非戰之罪豈不謬哉言羽之失天
下實自失之非天亡也蓋背闕懷楚則失地利放帝自立
則負不義之名怨諸侯畔已則與天下爲難有此三失難
以有天下矣又言鄉黨一篇記孔子者少記君子學孔子

者多凡記孔子事皆言似言如而記君子學孔子則言不言必徑邑包世臣慎伯少時於乾隆丙午年正月隨父出遊道出烏江遇大雪主於其家聞童子之言如此雪霽別去次年童子殤於痘後追憶之爲作張童子傳云慎伯又云予讀漢書三國志屢見輝光日新之語知古讀正如此讀集解其訓學則不固也如童子說見陽湖惲子居論鄉黨說與童子無異而猶疑友字於君臣或未安及讀毛傳言國君友其賢臣讀呂覽言敦洽讐糜惡足以駭人言足以亡國而友之足於陳侯而無上至於亡而友不衰然後知童子所說無不根據精當殆古經生之謫降而曇花一現者也

經學博采錄卷七終